

斯德哥尔摩 情人

PRISONER OF
LOVE

陆俊文 著

如果要用受过的伤
来兑换真心的爱

那么
我愿意

斯德哥尔摩 情人

PRISONER OF
LOVE

陆俊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德哥尔摩情人 / 陆俊文著. -- 北京: 中信出版
社, 2018.9

ISBN 978-7-5086-9121-3

I. ①斯…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7372号

斯德哥尔摩情人

著 者: 陆俊文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121-3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陆俊文

青年写作者、影视策划人。1992年生于广西南宁，壮族，现居北京，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获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已出版散文集《我在，孟特芳丹酒吧》《咸咸海的味》，小说《南安无故人》。



扫码下载
中信书院APP



与世界同步 与大师同行



图书策划 春潮

总策划 杨爽

策划编辑 王丹

责任编辑 刘晴 杨爽

营销编辑 毛海燕

装帧设计 广岛 (@ 广岛 Alvin)

封面摄影 yokoego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网上订购: 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 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 www.press.citic

微信关注“中信书苑”服务号, 一起用知识抵御平庸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果要用受过的伤来兑换真心的爱，那么我愿意。

上海进入冬天之前会下一场细软绵绵的阵雨，从淮海中路下到威宁路，从早上八点下到晚上十点。如果恰好在这段时间出门，恰好经过两旁都是梧桐树的法租界街道，便会清楚地看到，叶子是怎样变黄，枝干是怎样枯萎。

雷鸣手里把玩着一支粗短的古巴雪茄坐在香港广场 32 层落地窗前的靠椅上等我，他用斯托利漱口，用可卡因提神，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把身后半片灰暗的天空照得橙黄，他松弛窄小的脸也因此变得精神。

办公桌收拾得像性冷淡的禁欲主义者那样，空空如也，唯独身后那幅安迪·沃霍尔给周天娜（Tina Chow）画的肖像耀眼醒目。他很早前就和我惊叹过：你不觉得乔薇的气质，有点儿像年轻时的周天娜吗？

过去十年，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惋惜周天娜逝世，这个曾在艺术圈惊为天人最后却罹患绝症不幸陨落的日本女人。我唯一能回复

他的仍旧只有那句话——艾滋诚可怖，孤独价更高。

直到乔薇惊鸿一般地出现，又如夏花般离场。雷鸣才像重生了一样，从周天娜的死讯中解脱出来。

但可惜的是，他喜欢过的每个女人最后都不得善终，乔薇也在她的巅峰时刻宣布息影，新闻报道连篇累牍的猜测，让她从一个颠倒众生的明星，变成万人唾骂的荡妇。娱乐圈幻真幻假，是是非非，皆敌不过人言可畏。

我知道雷鸣今天找我来的目的，上海这个月已经倒下去三家时尚杂志，有传言我们会是第四家，即使熬过了这个冬天，恐怕一开春，《雷蒙德》(RAYMOND)也还是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雷蒙德》，十年前，雷鸣用自己的英文名字 Raymond 创办这个杂志时，丝毫没想到自己能成为东方巴黎的中流砥柱，也没想到自己还沉浸在如日中天的狂欢中时，一波纸媒衰颓的狂潮就无情地向他袭来。人生就是这样瞬息万变，或许昨天他还在因 Burberry 和 Prada 的广告版面孰先孰后谈笑风生，今天他就可能守在尘土飞扬的郊区印厂亲手将积压成山的昂贵铜版纸推成纸浆。

当然，我相信他并不会因此而被击垮，事实上他现在也的确云淡风轻地坐在我面前，为我调好一杯龙舌兰日出，以此暗示我，壮士临行。

我和雷鸣第一次见面时，桌上也是这样一杯龙舌兰日出，只不过那时我是酒吧的侍应生，而他是我的客人。雷鸣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Eddie 说你不胜酒力，但我就喜欢，半醉半醒才好嘛。来，干了这杯，我带你走。”

Eddie 是这家酒吧的老板，酒吧有个一本正经的名字叫作 PARADISO ——拗口的“帕拉迪索”，与其说是天堂^{*}，不如唤作深渊。我和这个酒吧里的所有人一样，白天衣冠整洁地走在上海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夜幕降临后就像寄生虫一样蜷缩在潮湿阴冷的弄堂阁楼里。只不过，他们喜欢用醉酒的态度来麻痹自己，即使在卫生间的马桶前吐得一塌糊涂，也不忘用一条几个月工资攒下的爱马仕丝巾将嘴角擦拭干净。

Eddie 算是我来上海交的第一个朋友，他这家远近闻名的酒吧是个纵情声色的不夜港湾，所有流放于此的人，都喜欢借着醉意在油腻腻的舞池里脸贴胸、胸贴背、白腿蹭长臂，在夜晚觥筹交错醉生梦死，天色一亮，便只看到满地狼藉……在这里，没有身份，没有性别，也没有种族和国籍。PARADISO 对大家而言是个特别的存在，复古机关门、机械大吊灯——Eddie 喜欢破败凋敝的美，于是这里的一切都是灰蓝和稠黑，连装饰的干花都黯淡得令人颓唐。来 PARADISO 的人往往一脸迷惘，祈祷一杯酒下肚，就可以潦草过完这一生。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离开 PARADISO。我以为自己会

* Paradis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天堂”。——编者注

在这里待上十年，会和一群人虚度光阴相伴老去，会对过往恋恋不舍——但我忽略了人都是健忘的这一点，所有怀念之所以构成怀念，只是因为廉价的愧疚感作祟，当初权衡之下做出的选择，再回过头惺惺作态地伤感，又能演给谁看。

Eddie 这么精明的人，早就觉察到了我的不快乐吧？才顺水推舟把我丢给了雷鸣。

我当然没有干下那杯酒，雷鸣也没有轻易就放我走。只是他好像认定我了，醉话连篇。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我对时装行业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我浑身上下最值钱的这双皮鞋还不及他胸口的一枚纽扣。可他还是沉浸在微醺的亢奋中大方而纵容地告诉我，他愿意给我开设一个史无前例的专栏，只写那些我感兴趣的事物，哪怕无人欣赏，他也愿意做我唯一一个读者。

这才有了《雷蒙德》每个月出刊前定时上演的：发行总监 Jessica 冲到办公室将我写的专栏撕成碎片狠狠甩在雷鸣脸上，嘴里大骂着“没有人会关心一个毫不知名的电影导演在当作背景摆设的电视机里放映了什么博洛尼亚修复黑白片！”“我们是一本时尚杂志，不是什么‘人与自然’，为什么要花三页的篇幅去介绍一种只出现在南美洲热带丛林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大型蜘蛛！”“请不要用这种装神弄鬼的萨满法师符咒占去我昂贵的广告版面！”

如果说全公司谁敢在雷鸣气焰嚣张时大胆泼他一盆冷水、凡事对

着干的，一定非 Jessica 莫属；但如果整个公司马上就要垮台坍塌、树倒猢狲散了，咬牙留下、撑足最后那口气的，也一定只有她一个人。

她像是圣经故事里的莎乐美，冷艳面孔和袒露的胸肩一边被爱欲填满，一边装载着仇恨。那幅经典的画作上，莎乐美捧起先知的头颅，将自己的红唇印在了先知冰冷的唇上。而现实生活中的 Jessica，则把自己献给了《雷蒙德》。

她至少把人生重活过两回。加入《雷蒙德》之前的 Jessica 曾在论坛上红极一时——她写性爱日记，前因后果，事无巨细。人们迷恋她，只是因为她笔下那些花里胡哨的男伴标志，饿狼、蝼蚁、水蛇、瓢虫，以及对他们像是米其林餐厅甄选试吃一样的打星评分。她被众星拱月一样地追捧，男读者们向她示爱，女读者们唤她女王，那些正愁没有课题研究的社会学家们纷纷高举女权主义的大旗将 Jessica 供上神坛。人声鼎沸时，Jessica 却突然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悄无声息去了香港。

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等她再次出现时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雷蒙德》杂志风靡全国的专栏作家，最热闹的时候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社交签名引用的都是她的经典语录。她口无遮拦，写情感无性不欢，刻薄地点醒那些在红尘中苦苦挣扎的痴男怨女。但 35 岁那年，她又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脱下脚底那双 18 厘米高的 Jimmy Choo 高跟鞋扎在雷鸣办公桌上，不容商榷地告诉他：“商务交给我管。”

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是从那一双高跟鞋开始的，她们说，和高跟鞋一同脱下的还有那条黑色 Myla 内裤。

而我也就是在那一天，顶替了 Jessica 的版面进入《雷蒙德》，看到了留在稿纸上的她每期专栏的开场白：

“生活永远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戳破它，而是把自己也变成谎言。”

我平静地喝下一口龙舌兰日出，伴随着搅动舌尖的红石榴糖浆出现的，还有同样平静的 Jessica。她的妆容憔悴苍老，眉角浓黑的眼影也遮不住松弛的皱纹。她把平顶圆礼帽摘下轻放在桌沿，理了理镶珠串玉的法式华丽衣领，也眼看我，恍如过客。正如雷鸣所告诫的那样，我几乎会在所有场合避开 Jessica。

她抱怨我常年一件朴素的深蓝压纹大衣、一顶贝雷帽，像是爱尔兰的乡下青年。她对我态度不好，除去我的衣着言谈与她相形见绌，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作为商务总监的她向来不满我的专栏，每每将销量走低归咎于我。雷鸣劝我不必介怀，他早已替我挡下所有子弹，信手将标题一改，取个折中方案。

但这次却颇有英雄末路的意味。她划火柴点燃一支佳士达香烟，靠在落地窗前轻轻拨开一小片百叶窗的叶片，透过缝隙望着上海的街角。一袭薄黑长裙不似晚宴盛装，反倒像带兵出征一样肃穆得让人昏沉。

我闻到桌上残留的那股味道了。咖喱牛肉、青豆和冬阴功，雷鸣喜欢吃泰餐，酸辣总会刺激味蕾让人保持清醒，而现在，酒精却开始在我体内鼓噪热流，直捣脚底，试图搅乱心智。我和雷鸣遥相两望，他不

自觉用手解下脖颈处勒得太紧的衬衣领结，透口气。

“不愿意就算了，一拍两散，迟早的事。”办公室里气氛凝滞，Jessica 忍不住打破这种沉闷。

我心里打鼓，眼珠子当然没有转过去。我以为她在讲电话，或者向雷鸣倾诉别的什么事情，与我无关，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正身处鸿门宴中。果不其然。

“《雷蒙德》纸刊的最后一期……决定做乔薇的独家专访，同时也是电子版首刊。虽然你一向对女明星没什么兴趣，但我和 Jessica 一致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乔薇？”我诧异地望着雷鸣，“她出道以来从没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你比谁都清楚吧？”

“从——没，光这两个字儿就得有多诱人啊？”雷鸣眼睛半眯着，他早就习惯用甜言蜜语逼我就范，“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么绝密的独家，非你不可。”他走过来拍拍我肩膀，一副亲昵的样子：“见面的事情我已经替你打听好了，她这几天住在胶州路华季酒店，每天下午四点会定时在马克西姆餐厅的二层露天花园喝下午茶，到时候……”

“恭喜你。”我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桌上，面不改色，“如果这是一场裁员面谈的话，恭喜你的目的达到了。”我耸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又要小脾气了不是？”雷鸣努努嘴。

“我很认真。这一切太突然了，我毫无准备。你能想象得出，我拿

着一根录音笔突袭到她对面，赶鸭子上架逼她配合完成整个专访吗？”

“鸭子？不不不，你是雄鹰，我借给你东风。”雷鸣握着手里的檀香深吸了一口，比画出展翅的姿势，试图用无趣的玩笑话说服我，但我无动于衷，Jessica 反倒冷笑了一声。

“决明弟弟，现在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呀。”她皮笑肉不笑，皱纹都紧绷在脂粉后，“过去这么多年姐姐我替你填的坑不少了吧？2007年那次，你在文章里暗讽 MK 的设计师个个是抄袭专家，让我领着一众招商部的同事给她们登门致歉。2009 年，甲流肆虐，你斥责爱马仕活剥鸵鸟皮令公司招来无妄之灾。就在上个月，你嘲笑 Valentino 在肯尼亚拍时尚大片是一群虚伪矫揉的中产阶级在惺惺作态……”

“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但我说的，也都是事实。”

“事实？真正的事实可不就是因为你们口无遮拦，我们全公司上下三十几个人差点陪你一起玩完喽？”

Jessica 向我逼近，她摆弄着无名指上那枚硕大的宝格丽碧玺猫眼戒指，耳朵上的翠绿吊坠和高跟鞋发出的声音一样咄咄逼人。雷鸣说的没错，她会让所有人黯然失色，哪怕她早已不再年轻。

“好了，事情也还没到那一步嘛。”雷鸣站起来捏了捏我的肩，顺手从桌上拿去我喝过的那杯酒，小酌一口，连连感叹自己的手艺又有长进。他话音一转，两眼直视着我：“就算真到了那一步，你也不用担心去路，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酒喝。”

我知道他话中有话，是要我报他十年收留恩情。窗外雾色灰蒙，淮

海中路上线条分明的现代建筑冰冷生硬，拥挤的人群在红绿灯前小心翼翼地拎起大衣下摆，避免沾到湿漉漉的水渍。我从雷鸣手中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行，我写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还是老规矩，一字不改。”

“这是当然，我对你有信心。”雷鸣两条腿架在桌子上，身体靠住椅背，“对乔薇，也有信心。”

Jessica 露出满意的笑容，深深吸了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像迷迭香，让人堕入重峦叠嶂。我以为自己早就看透她了，没想到她临走前又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她从包里摸出一串车钥匙扔给我，冷不防说了句：“见乔薇前换身衣服，还有，别再坐公交车去了，怎么说你也是《雷蒙德》的人。”

不等我拒绝，她已经利索地戴好帽子，转身消失在走廊尽头。

雷鸣打趣道：“还是头一次见她用这种语气跟你说话，不得了啊。”

Jessica 从没承认过我是《雷蒙德》的人，也没正眼瞧过我，又怎么会关心起我的行头？她这回的示好可没那么简单，没了刻薄，我才害怕她笑里藏刀。我握着手里的车钥匙，犹疑不决，但两只脚不听使唤，还是坐电梯抵达了地下车库。

那辆车很漂亮，有点像 60 年代的 Shelby 野马，白色勒芒条纹从前端一直延伸到车尾，活像一条眈眈而视的眼镜蛇。打开车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狠狠咬了一口。

车厢里浓郁的圣罗兰“鸦片”香水味，是 Jessica 身上独有的味道。

扑鼻而来，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清瘦的女人绷着脸在跳弗朗明哥，旋转踱步，白颈颀长，两眸幽黑，结束最后一个动作后，她腰身支起，像弹奏中的一只弓，心里默念着节拍，三面硕大的镜子将身影投射在旁。即使是热带森林里蓬勃生长的藤蔓植物，也忍不住用舌尖缠绕着最深切的情欲。

我把音乐声调大，是切特·贝克那首《我可笑的情人》，这个因沉溺毒品而落寞逝去的音乐天才，声音冷清忧郁，像尘灰落在唱片机那样沙沙动人，幽暗低回。

还差一刻十点，贝壳告别 PARADISO 的收官夜即将开始，我狐假虎威，借着人情驱车上路。

衡山路。法租界。悬铃木。没有淮海中路之前，这里是东方香榭丽舍，光彩照人。贝壳当年第一次来到这里，也不得不感叹，香港快要落伍啦。那是十年前，贝壳刚刚被 Eddie 从曼谷情欲十足的席隆大街带回。他是整个夜场里年纪最小的 money boy，19 岁，香港人，为了替男朋友还赌债，只身闯荡东南亚。Eddie 说，他整个人在那声色犬马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活像一个贝壳，且是只闭不开的那种，冷漠无助。

贝壳长得高瘦，却黝黑，他的身体有海豚一样漂亮光滑的线条，难得过了十年，依旧健美如初。贝壳绝口不提他在香港的往事，仿佛那已成前尘，上海则为重生。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 PARADISO 了，如果不是为了贝壳，我想我也不会故地重游。从我关上车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听到了门廊前那几个黑白打扮系着花领结的侍者的窃窃私语，他们眼神里流露出的